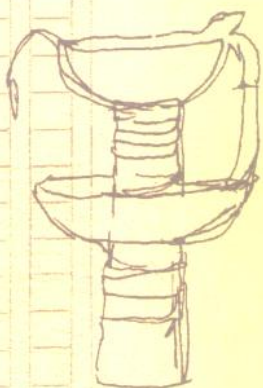


张中行自述文录·下卷·

第 頁



留林夕集

小苗写

今宵賸把銀釭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



张中行自述文录 下卷

留梦集

张中行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中行自述文录 下卷: 留梦集/张中行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63-1089-9

I. 张…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025 号

张中行自述文录 下卷 留梦集

作者: 张中行

编者: 徐秀珊

责任编辑: 李玉英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5

插页: 3

印数: 001—6000

版次: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89-9/I·1077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自 序	5
一 梦的杂想	9
二 蓬山远近	14
三 无 题	20
四 归	27
五 笑	35
六 惟闻钟磬音	43
七 晨 光	49
八 神异拾零	53
九 君自此远矣	56
一〇 但日送芳尘去	59
一一 去者日以疏	63
一二 春风吹又生	68
一三 剥啄声	73
一四 才女·小说·实境	77

一五	关于美人	84
一六	关于识荆	89
一七	失 落	93
一八	欲赠书不得	98
一九	错错错	101
二〇	北京的痴梦	105
二一	沙滩的住	109
二二	沙滩的吃	114
二三	狐死首丘	118
二四	吃家乡饭	122
二五	哑麦榆钱	127
二六	吃 瓜	131
二七	犍车驴背	136
二八	起火老店	142
二九	城	147
三〇	桥	152
三一	户外的树	157
三二	灯	161
三三	案头清供	168
三四	代 步	171
三五	书	178
三六	信	188
三七	日 记	194
三八	螳 螂	199
三九	蟋 蟀	205

四〇 姑苏半月·····	210
四一 津沽旧事·····	218
四二 伊滨访古·····	225
四三 府院留痕·····	229
四四 农事试验场·····	234
四五 一溜河沿·····	238
四六 洪洞会馆·····	243
四七 东安市场·····	247
四八 香 冢·····	252
四九 报国寺·····	255
五〇 药王庙·····	262
五一 青龙湾·····	269
五二 乡关半日·····	276
五三 先后两闺秀·····	280
五四 玉井女史·····	285
五五 刘佛谛·····	289
五六 韩文佑·····	293
五七 凌霜红·····	302
五八 诗人南星·····	308
五九 曹家琪·····	315
六〇 刘慎之·····	322
隔海读梦 ·····	多田正子 329
编后记 ·····	徐秀珊 332

自序

多年以来，我涂涂抹抹，不断用到“梦”字。用，取义常常与本义不同。本义是睡在什么地方觉知还在活动，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这样的梦，如意也罢，不如意也罢，醒后都是一场空。我的所谓梦不然，是想望（或竟是幻想），是希冀，是爱慕，有时也许朦胧，但并不无力；于是之后是或移近，成为梦的现实，带来惊异甚至欢娱，但更多的是远离，成为现实的梦，带来怅惘和愁苦。这样的梦是未入睡时有的，是情之所钟，在生涯中占重要位置的，我视之为梦，或称为白日梦。

白日，“日出而作”之时，其上者建功立业（包括登文坛编造小说，下海求“发”），中者柴米油盐，下者提笼架鸟，有许多事要做，或可做，何以有闲情逸致作白日之梦？说来是颇为可怜的。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这梦指夜梦，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包括他本人梦为胡蝶，如果修养高到真人的程度，就可以没有梦；至于白日，事可以想而后做，无梦的境界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不幸是我知道无梦境界之可贵，并想孜孜以求之，而终于做不到。何以故？原因很简单，是如《世说

新语》中卫洗马所说：“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大话，人应该行圣人之道，“畏天命”，小话，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经过三思，辗转反侧，最后还是叹一口气，决定，既然不能断白日梦，那就作吧。

作白日梦，是心（新语曰大脑）的活动。心还有其他种种活动，大包括写万言书，小包括“临去秋波那一转”外加的“怎当他”，等等。这种种活动的一小部分，却可以说是重要部分，是范围有定、性质清晰的，通常会，也有不少人乐得，使之固定在纸面上，就成为昔日可以藏之名山、今日可以换稿酬的“文”。文人，或臭老九，与文有不解之缘，是不只读，还愿意写，留下心重要活动的痕迹，或说剖开心胸，让别人看。我忝为文人或臭老九，也未能免俗，有时也就把我认为值得保留的痕迹固定在纸面上，借编辑大人和读者宽厚之光，有些还印成书本，挤到有些人的桌面上。

真有资格在桌面上占一席之地吗？想了想，还是灶王老爷上天，好话多说吧。书本上的文（限于散体），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写知见，一类是写情怀。写知见的自信还能以真面目见人，或者说，并没有四面八方看，逢迎在上者的喜怒，然后下笔。这是说，我没有学某些得意者，开文厂，在上者订什么货就制造什么货。再说写情怀的，这大多是一己之私，也许不值大雅一笑吧？至于我自己，所想就不是大雅的笑不笑，而是自己的爱不爱。正面说，对于其中多写白日梦的，我总是有偏爱。原因有浅的，是我复读，能够重温旧梦，再过一次值得眷恋的生活，哪怕只是片时的。原因还有深的，单说写时候的心境，是含着眼泪写永远放不下的深情。人的一生是复杂的，有是非，有

苦乐，有成败，如果桑榆之年，有兴趣算总帐，把经历分为值得重温和不值得记忆两类，我以为，划入前一类并占首位的是白日梦，至于俗世的一点点名利，背后的几声咒骂，至多如路旁的几丛宿草，不管也罢。

于是又回到文，照以上的想法，我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闭门，我以为最值得看看的反而是那些多写白日梦的。开门之后呢？有一些相知竟也同意我的想法，并说，无妨选印一本，以飨未知数的同道。书生，有机会卖文，是大喜事，又我自己也很愿意手头有这样一本，于是决定立即动手选编。动手之后的麻烦，材料一堆，如何取舍，选定，如何编排，还有琐碎的剪贴、复印等事，想轻车熟路，仍请徐秀珊女士帮忙。她慨然应允，并老尺加一，说要写一篇编后记。这样，梦就真更完整地留下了，我谢谢她。还要谢张守义先生，留梦的意境难表现，他也定形在封面上了；谢赵丽雅女士，文前标题的闺秀小楷是出于她之手。最后要谢谢有些读者，书中有不少曾发表的文章，他们也许买过，现在又花一次钱，破费而不怨尤，真可感可敬也。

1994年6月18日于京郊燕园

改编后记：以《留梦集》为书名，于1995年曾出版一次。这次改编后又出版，来由不只一种，而换稿酬不与焉。主要是两种。其一，上一次自序中已经表明，我近年来率尔操觚，灾梨枣次数不少，正如多产尊夫人之膝下五男二女，难免有偏爱，我偏爱的是这一本，因为含有更深的情，甚至更多的泪。而偏爱，就愿意这所爱发育得更美好。所以既调整又增加了篇目，还变换了版式、封面等。其二是不久前生了个新想法，既然有决

心“坦白”，就应该把“思”方面的也摆在桌面上。于是编了一本《写真集》，与这一本合起来就成为“自述”。独木变为双桥，单是看看，也会比较悦目吧？悦之后是动手，只说这一本，改编的工作仍是徐秀珊女士做的。文题改由武汉书法家张秀女士写。封面仍由张守义先生设计，晏小山词句是赵丽雅女士写的，“自珍”印章是张曠之先生刻的。书名想变老为小，让我的弟子范锦荣女士的刚入小学的女儿小茵写。书后吆喝助威的是我的读者，一位东瀛的女士，语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就舍近求远了。施恩的人不少，为省力，总的说一声，“谢！”

张中行

1996年5月10日于元大都北郊新居

梦的杂想

我老伴老了，说话更惯于重复，其中在我耳边响得最勤的是：又梦见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真怕醒。对于我老伴的所说，正如她所抱怨，我完全接受的不多，可是关于梦却例外，不只完全接受，而且继以赞叹，因为我也是怕梦断派，同病就不能不相怜。严冬无事，篱下太冷，只好在屋里写，——不是写梦，是写关于梦的胡思乱想。

古人人心古，相信梦与现实有密切关系。如孔子所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那就不只有密切关系，而且有治国平天下的重大密切关系。因为相信有关系，所以有占梦之举，并进而有占梦的行业，以及专家。不过文献所记，梦，占，而真就应验的，大都出于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信徒之手，如果以此为依据，以要求自己之梦，比如夜梦下水或缘木而得鱼，就以为白天会中奖，是百分之百要失望的。

也许就因为真应验的太少或没有，人不能不务实，把梦看作空无的渐渐占了上风。苏东坡的慨叹可为代表，是：“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如梦，意思是终归是一场空。不知由谁发

明，一场空还有教育意义，于是唐人就以梦的故事表人生哲学，写《枕中记》之不足，还继以《南柯太守传》，反复说明，荣华富贵是梦，到头来不过一场空而已。显然，这是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如果能得、已得，那就要白天忙于鸣锣开道，夜里安享红袖添香，连写的事也想不到了。蒲公留仙可以出来为这种看法作证，他如果有幸，棘闱连捷，金榜题名，进而连升三级，出入于左右掖门，那就即使还有写《续黄粱》之暇，也没有之心了。所以穷也不是毫无好处，如他，写了《续黄粱》，纵使不能有经济效益（因为其时还没有稿酬制度），总可以有，而且是大的社会效益。再说这位蒲公，坐在聊斋，写《志异》，得梦的助益不少，《凤阳士人》的梦以奇胜，《王桂庵》的梦以巧胜，《画壁》的梦级别更高，同于《牡丹亭》，是既迷离又实在，能使读者慨叹之余还会生或多或少的羡慕之心。

人生如梦派有大影响。专说梦之内，是一般人，即使照样背诵“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相信梦见就可以恢复文、武之治的，几乎没有了。但梦之为梦，终归是事实，怎么回事？常人的对付办法是习以为常，不管它。自然，管，问来由，答，使人人满意，很不容易。还是洋鬼子多事，据我所知，弗洛伊德学派就在这方面费了很多力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以我的孤陋寡闻，也买到过一本书，名《论梦》(On Dream)。书的大意是，人有欲求，白日不能满足，憋着不好受，不得已，开辟这样一个退一步的路，在脑子里如此这般动一番，像是满足了，以求放出去。这种看法也许不免片面，因为梦中所遇，也间或有不适意的，且不管它；如果可以成一家之言，那就不能

不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梦不只是空，而且是苦。因为起因是求之不得。

这也许竟是事实。但察见渊鱼者不祥，为实利，我以为，还是换上另一种眼镜看的好。这另一种眼镜，就是我老伴经常戴的，姑且信（适意的）以为真，或不管真假，且吟味一番。她经历简单，所谓适意的，不过是与已故的姑姨姐妹等相聚，谈当年的家常。这也好，因为也是有所愿，白日不得，梦中得了，结果当然是一厢欢喜。我不懂以生理为基础的心理學，譬如梦中见姑姨姐妹的欣喜，神经系统自然也会有所动，与白日欣喜的有所动，质和量，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竟有一些甚至不很少的相似，那我老伴就胜利了，因为她确是有所得。我在这方面也有所得，甚至比她更多，因为我还有个区别对待的理论，是适意的梦，保留享用，不适意的，判定其为空无，可以不怕。

但是可惜，能使自己有所得的梦，我们只能等，不能求。比如渴望见面的是某一位朱颜的，迷离恍惚，却来了某一位白发的，或竟至无梦。补救之道，或敝帚化为千金之道，是移梦之理于白日，即视“某种”适意的现实，尤其想望，为梦，享受其迷离恍惚。这奥秘也是古人早已发现。先说已然“现实”。青春浪漫，白首无成，回首当年，不能不有幻灭之感，于是就想到“过去”的适意的某一种现实如梦。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周邦彦的“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就是这样。其后如张宗子，是明朝遗民，有商女不知之恨，这样的感慨更多，以至集成书，名《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再说“想望”。这虽然一般不称为梦，却更多。为了避免破坏梦的诗情画意，柴米油盐以至升官发财等与“利”直接相关的都赶出去。剩

下的是什么呢？想借用彭泽令陶公的命名，是有之大好、没有也能活下去的“闲情”。且说这位陶公渊明，归去来兮之后，喝酒不少，躬耕，有时还到东篱下看看南山，也相当忙，可是还有闲情，写《闲情赋》，说“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等等，这就是在作想望的白日梦。

某些已然的爱意的现实，往者已矣，不如多说说想望的白日梦。这最有群众基础，几乎是人人有，时时有，分别只在于量有多少，清晰的程度有深浅。想望，不能不与“实现”拉上关系，为了“必也正名”，我们称所想为“梦思”，所得为“梦境”。这两者的关系相当奇特，简而明地说，是前者总是非常多而后者总是非常少。原因，省事的说法是，此梦之所以为梦。也可以费点事说明。其一，白日梦可以很小，很渺茫，而且突如其来，如忽而念及“雨打梨花深闭门”，禁不住眼泪汪汪，就是这样。但就是眼泪汪汪，一会儿听到钟声还是要去上班或上工，因为吃饭问题究竟比不知在哪里的深闭门，既质实又迫切。这就表示，白日梦虽然多，常常是乍生乍灭，还没接近实现就一笔勾销了。其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实现了，如有那么一天或一时，现实之境确是使人心醉，简直可以说是梦境，不幸现实有独揽性，它霸占了经历者的身和心，使他想不到此时的自己已经入梦，于是这宝贵的梦境就虽有如无了。在这种地方，杜老究竟不愧为诗圣，他能够不错过机会，及时抓住这样的梦境，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所写，所得真是太多了。

在现实中抓住梦境，很难。还有补救之道，是古人早已发明、近时始明其理的《苦闷的象征》法，即用笔写想望的梦思兼实现的梦境。文学作品，散文，诗，尤其小说、戏剧，常常

在耍这样的把戏，希望弄假成真，以期作者和读者都能过入梦之瘾。这是妄想吗？也不然，即如到现代化的今日，不是还很难找到陪着林黛玉落泪的人吗？依影子内阁命名之例，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梦为“影子梦”。

歌颂的话说得太多了，应该转转身，看看有没有反对派。古今都有。古可以举庄子，他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由此推论，有梦就是修养不够。但这说法，恐怕弗洛伊德学派不同意，因为那等于说，世上还有无欲或有而皆得满足因而就不再有求的人。少梦是可能的，如比我年长很多、今已作古的倪表兄，只是关于睡就有两事高不可及，一是能够头向枕而尚未触及的一瞬间入睡，二是常常终夜无梦。可是也没有高到永远无梦。就是庄子也没有高到这程度，因为他曾梦为胡蝶。但他究竟是哲人，没有因梦而想到诗意的飘飘然，却想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跑到形而上，去追问实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只好不管这些。

今的反对派务实，说“梦境”常常靠不住，因而也就最好不“梦思”。靠不住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下”，实质未必如想象的那么好；二是“过后”，诗情画意可能不久就烟消云散。这大概是真的，我自己也不乏这样的经验。不过话又说回来，水至清则无鱼，至清也是一种梦断。人生，大道多歧，如绿窗灯影，小院疏篱，是“梦”的歧路，人去楼空，葬花焚稿，是“梦断”的歧路，如果还容许选择，就我们常人说，有几个人会甘心走梦断的歧路呢？

蓬山远近

人生有多种境，其中一种，像是可人之意，缥缈而并不无力，情况颇为难说。但知难而退，心里难免有些谦然。所以决定知其不可而为，试着说说。

早的记不清了，由李义山说起。他写了不很少的“无题”诗，其中一首七律尾联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读阴平）。”这是他落网之后的一种想望呢，还是欲入网而不得时的一种想望呢？他写而不愿标题，是不想明说，我们也就不能确知。但有一点是可以推知的，是他不安于户牖之内，渴想蓬山，“身无彩凤双飞翼”，所以才呼天唤地，希望青鸟有助人的雅兴，成人之美。也许青鸟终于没来吧，于是在另一首《无题》中禁不住涕泣了，也是尾联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看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有人以为这都是表现求官不得的心情，似大杀风景。）

但是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心是不会冷却的。又，人与人，尤其“民吾同胞”的，血脉相通，放大了说，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李义山写完无题，掷笔而去，而幽思也